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

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監生臣黃永澄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一首

少傅喬莊簡公遺集序

當憲孝朝海内乂安人主意不欲競於武搢紳先生爭致其力於學以報塞右文至意而獨長沙李太師石淙

楊太保為之冠太原喬莊簡公故嘗受經二先生門稱高弟子退而與北地李獻吉越人王伯安相琢磨為古文辭甚著自喬公為尚書吏部郎佐其長持平銓衡有大臣風業不以文士少年目之矣顧喬公之自喜為詩文愈益甚其歷卿寺踐常伯出入兩都八座使事職業之暇多游名山大川以廣其意所至輒游游輒摉奇剔幽有記咏題名之屬又旁究書藝八法喜延説後進不為貴倨海内操觚之士延頸而望下風借標相重者比

比然稍復疑喬公文士少實用云而會寧事起公以大司馬贊留守之重從容調兵食約束吏士大小受署奪逆王膽於數百千里外事甫定天子以其倖來公先幾伐謀抗死請鑰大奸惕息於肘腋之內而不敢動蓋前是石淙公數立功西北稱名將相伯安公縛寧濠策勳第一封侯伯而公復建社稷之業於留都而後文士之用可知也嘉靖初天子進公位少保為大冢宰虛已以聽公推轂耆舊一時彬彬朝宁間前後建白軒舉國是

而其所持禮不能勝新貴人稍不合即奉身退髙卧於介山汾水之間天下偉其去而望其復起即嚮所稱長沙石淙伯安諸公視公於出處之際蔑如也公之為大司馬不佞大王父實佐之而孫清簡公任太宰相過從驩甚公有鄉人林宗之鑒先君子甫髫而侍公進之膝曰兒異日庶幾余哉則謂大王父曰翁似不及也先君子居恒與不佞及公未嘗不津津言之也其貌頎然而偉長色毅然而方温然而視人若傷詩云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公庶幾類之哉盖喬公殁三十又五年而今皇
帝録舊德加贈公少傅易名予葬又二年而不佞承乏
晉臬首訪公家室則公之血胤絶久矣料其遺文得十
之一二歸而謀梓行之會清簡之孫世良者時丞崇明
聞而損奉共剞劂之役集成凡得詩賦四卷奏議及雜
文六卷嗚呼即憲孝間士大夫習公文者將謂公寡折
衝之略推遜介胄追後習公留都事者毋乃謂公木强
持重少文無術如絳侯博陸輩耶兹集行庶幾有以窺

公全矣

徐太僕南還日紀序

徐子罷其太僕歸而道途者三十有四日日有紀為詩系之詩百有十王子既卒業而歎曰世謂古今人不相及詎然哉余嚮者執窮而後工之説求於古而得柳柳州夫柳州之辭信工然其大要不過寫其山川風物之險怪磽瘠而已而其情不之於悲思則之於怨悔不能超其境而詣於所謂達者葢至於白少傅之於江州而

其記於廳壁於匡廬者而後始有會也夫江州之視栁州毋論工拙其命意舒而氣揚則倍屣之然至於寄楊汝士書潯陽聽琵琶曲所以叙騷人逐客鄰死未死之狀抑何感慨委曲也盖古之怨者莫過於屈氏至遠游數語而微露其體達莫過於陶氏至荆卿一章而稍見其用此所謂知知其妙於體用之不能盡掩彼所謂知知其達而怨知其怨而達以為是足以究二家之精微而不悟其自遠也徐子為御史號名執法持衡畿甸之

學士大夫即出佐外臺然猶被金紫以其故行事而用微文睚眦見右其秩而左其職使之躑躅於騤牝牧圉之閒而猶未厭至奪其官而後已充徐子之所值豈下於栁州而味其詞乃舂容瀟灑無幾微不平之可摘而識者獨於詠老劒哀馬負犁隱然若陶氏荆卿之篇稍見其用而竟不之乎怨也夫徐子之雄奇於詩而妙於紀事世固有識者至其衷曠自得内有真際而外無真境要不可以江州栁州之上下求之也故不辭其請而

為之序

李氏在笥稿序

先帝朝予與歸德李君子中者後先治兵山東相得甚驩也已各稍稍進具所爲詩讀之業相賞也李公於詩人好言蜀楊用脩而予好言北地李獻吉予生晚蓋不及當獻吉云而李公之於用脩雖少後然嘗一大夫其邦陽阿倡而薤露和又甚相契也李公出獻吉逸詩匿名氏而試予予以用脩逸詩復李公而俱能辨又大咍

相樂也亡何李公用讒口而余用家難俱罷去可十年而余再起長晉臬以道經歸德夜過李公出巵酒為壽徘徊顧毛鬢久之幸其身之存而忘其跡之孰為隱顯甚暢也已而問耆老較存歿則又愴然甚悲李公不以予之不肖益進其所為詩乃至文之刻於梓者名之曰在笥稿而悉以示予予未竟業而悚然以莊也已又内甚愧所為愧者予之蔑有加於昔也李公才甚高其下筆靡所不快乃不欲窮其騁以瘉吾格治漢魏旁趨齊

梁以至大歷靡所不究乃不欲悉於語以窒吾情其思之界可以靡所不請乃不欲求超於物表以使人不可解大要辭當於境聲調於耳而色調於目滯古者不得卑而媚今者無所用其駭以為二家之業當如是已耳夫李公最好言用脩能不欲規規襲用脩統至發條暢以破塡鬱而予自顧於獻吉亦無有也鸞鴻之游天與魴鯉之游川固狎相慕而翬翰沫鬣亡弗似者然不得以其似而錯名之氣有通而質有方耳李公雅善子語

使筆而弁諸首

環溪草堂集序

華亭沈翁先生去楚省參政時僅五十餘至賢重有聲
且夕遷矣而意有所不可輒自罷天下士大夫高其意
而惜其材所以慰薦之者無虚歲沈翁不為應當事者
亦自以其好惡姑成翁難進之節而會今上初大徵名
耆宿重望復首以公名上竟用年至特進太僕卿致仕
沈翁後先所為詩文數十萬言凡若干卷因其居而名

之曰環溪草堂集屬不佞為之序於是沈翁年八十矣不佞後進於茲道甚淺無能為役乃竊聞一二長者之教以為士大夫即苟於立言之名而不必致其思糟粕陳語而東縛遺範無論已其號卓犖雄藝苑者則自唐大歷而後距嘉隆間可屈指數也夫所謂卓犖雄藝苑者此其人於才恒有餘而志或有所不足才有餘故其言宏麗而多致卒能自名其家志有所不足故不能無感慨跌宕有偏至而鮮中節以不足之志而過有餘之

才故其去名稍益近而去兹道實益遠沈翁當其襟爴時出其才即足以淩厲一世而其自視恒歛然若不及其居官雖顯重然當國家右文之運不能以虎觀天禄方寸之地居沈翁而數困之以冗曹劇郡沈翁固所至良於官然未老而輙告歸既歸而不復出天下之不能盡沈翁者屢屢沈翁方熙熙乎處於不争之地而甘於無待之鄉其所為詩若文或雄軼奔放以究其力或瑰偉竒恠以盡其變要之不之於情則止於性達適其趣

而和平其調縱心之所嚮以與境際而尤盭之累不作天下後世有以嘉隆之際稱盛明家言者沈翁故其一哉沈翁業八十乃健於筆不衰又中心誠好之不佞庶幾異日得終業焉故不辭而爲之引

秣陵游稿序

幼于束髮爲諸生而秣陵游者歲三之一則皆以應試故既稍稍升國子上館游參之可得歲二之一凡幼于所爲游必有詩詩必美美必傳之搢紳先生而最後則

以訪前國子祭酒姜君故姜君祭酒時稱弟子畜幼于乎乃獨中好而貌嚴之與備賓主抵掌慷慨談說伯王之業亡何而姜君用伉直忤世中漢法罷其官歸丹陽隱居業杜門謝客客亦相引避去至匿名姓削門下籍而幼于奮然裹三月糧持弟子刺謁造其廬姜君為強起脩前說甚懽幼于所為詩於述德抒懷蓋數篇之中三致意焉大槩究姜君賢而欲以愧夫世之為門下士而卒居溝者尋以其間登鍾山步臺城弔雨花獻花之

勝浩渺大江莽蒼淮南紛如於吾筆端六代往而千秋來歷落磊塊一以詩歌發之至朱雀長干之名花月者亦以幼于沾沾增色蓋幼于之游日益深其詩日益進而歙人某生益廹欲傳之乃不佞謬知幼于則不謂是謂士平居稱説國士知已即感恩瞠乎後矣不幸一旦而有變跡其人而不可得牝合而羽散者恒也幼于亡論其它庶幾徐孺子何蕃之風乎哉如犛求幼于乎曰游大人以成其名吾不之敢信也

古今詩删序

李攀龍于鱗所為古今詩删成凡數年而殁殁而新都汪時元謀梓之走數千里以序屬世貞曰是唯二君子之有味乎詩也不有存者誰與任殁者世貞謝不敏已喟然而歎曰嗟嗟否歟然哉盖孔子嘗稱删詩書云至筆削春秋取獨斷其于詩也未嘗不退而與游夏商之也當三代盛時國中之樂奏而暢天地之和歌詠盛德大業合而名之曰雅頌野之人人遘其觸發而名之若

青蘋之末而動於地曰風顧其循性蓄旨雍如穆如則亦雅頌類也三代而降天下多感慨而鮮稱述故詩在下而不在上葢風之用廣而雅頌微矣夫子實傷之故稱刪刪者刪其不正以歸乎正也乃說者謂一二逸詩豈無可當於德音而鄭衛哇麗淫佚誦而使君子嘰之小夫壬人以其說津津於其口懲者一而導者十烏能無疑刪哉夫豈亦秦火厄魯壁訛毛萇輩固生之徒不能親受游夏之旨而漫為說也乃于鱗之為刪則異是

彼其所遠取者雖號稱數千年其所近者僅風而已其所近而云雅頌者百固不能一二也而于鱗之所取則亦以能工於辭不悖其體而已非必盡合于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興觀羣怨之用備而後謂之詩也是故存詩而曰删曰删者删之餘也為若不得已而存也夫以孔子之於詩猶不能廢游夏而于鱗取其獨見而裁之而遽命之曰删彼其見删於于鱗而不自甘者寧無反脣也雖然令于鱗以意而輕退古之作者間有之于

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以于鱗之毋輕進其得存而成一家言以模楷後之操觚者亦庶乎可矣蓋于鱗之所最善為世貞其屬存于鱗刪者不少然自戊午而前及他倡和之什耳其人雅自信落落寡與家僻處濟上則于鱗之于今賢士大夫多所與而少所見可知也間為繼于鱗志者如之何曰代茁之不失所以精之意而已矣

易意叅疑二編序

蓋夫子讀易而三絶其韋編云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私竊惟之以聖人天聰明之盡而與易會何用深長思哉及讀圓神方知易貢之說而後稍有窺也夫易體不恒而其用時不盡欲以吾有涯之識而當之將左右應接之不暇故不合則白首而不得其原合則使人樂而忘其死宜也夫以夫子之聖而猶不能驟得意於易乃爾彼商瞿馯臂子弓田楊二何之流斤斤守其師說歷數十傳而不變彼豈能盡當於心哉以為

吾師授之而吾受之吾所出口而入耳者如是足矣盖至於伊川氏而後稱得理也至滎陽氏而後哲於象占明興益尊大其說布之學宫天下逢掖之士習易而不繇二氏者罷弗用諸逢掖之士羣然而慕爲章甫且且而習之毋亦商瞿馯臂之流之守其師説而已耶吳江孫化光初亦以學博士弟子習爲其説而不能自信於居安樂玩之餘務出其無師之知以根其無體之妙若有啟其竇而示之者意不能已遂爲説若干卷名之曰

周易參疑凡首編二卷畧有九其四明圖極義例為上卷其五紀筮用讀傳之法為下卷外編十卷畧發卦爻繇義時折衷大吉而不必盡出於已至内編四卷則君所自負上可以抉四聖人之秘而姑慎之不輕以寘耳覩之喙者也君既用易成進士而學士大夫得其首編外編而慕愛之授之梓而以序屬不佞不佞獲與寓目而深有感於君之疑也其於伊川紫陽氏之説初不為牴牾乃其發於象占之外而理之所未備者雋永乎其

言之也又洒然而不為泥若齷齪也馯臂商瞿之流斤
斤守其師說歷數十傳而不變以為能無疑乎不知其
所以無疑者不得其所以信之耳語不云乎哉信信
也疑疑亦信也有篤信而後生微疑有微疑而後出精
思有精思而後得真信孫君其毋疑於疑乎其亦稍出
內編而傳之世之真能信易者獨孫君也易之傳毋如
秦小之以卜筮而幸不火毋如明尊大之若二曜而乃
辱之以逢掖進取之業孫君者可以名不辱易也

海漕奏議序

不佞廬居中而參政潘君允端以漕海事見諏曰是役也今大中丞王公實司之而公之長齊潘則嘗精言之業已斷之矣不佞居恒仰屋而歎以天下大矣而卒然而驟與之社稷之至計而無一人能辨者乃王公奮而獨啓其槖籥何勇也夫目不習二百載掌故則見以爲鑿空身不涉數十里外則見以爲蹈險不覩利之大則訛訛焉而日攻其損不識窮之當變則斤斤焉而奉其

故常以此胡輕言漕海也是時大司農竒公賢且欲以
甞公白發帑金三萬約以春計入米至十二萬石搢紳
大夫睥睨王公作何狀能使無虞於簡書而公所檄募
江南舟以其人俱至魚貫受束約往長風大濤之中衆
所股栗搖首者若公親拊循而為之勉爭先而恐後公
所頤指符授又若三老長年狎海若驅風伯而夙興之
相呼應也大司農數公前後大賢亡弗讐上計當封拜
廬守具竊嘉公之績且謀所以示後人集公後先疏議

成帙而合梓之不佞獲與寓目焉乃作而嘆曰王公所謂社稷臣者非耶令留侯借前箸蘇客卿鼓說賈長沙陸敬輿執筆劉士安佐之卒何以易此也其所陳漕海便利亡論析秋毫墨守難破已善乎其言天下大勢也其略曰唐都燕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為城南通

大海以為池險與水共之而乃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今舉國而聽哺漕河者何也一夫大呼萬艣皆停腰脊咽喉之譬不可不慮是疏也即搢紳大夫睥睨王公者有不心折脣噤者乎公前後大狡亡不讐者固預讐之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連數十萬之衆拒敵於千里之內而破降之不為非偉功然猶之乎決癰疽平痕痏漕海

以輔河使國家無憂乎腰脊喉咽人一日不食則困七日不食則斃此其功寧癰疽疥痏等也元有國時舉全臺而付之清瑄輩黄金虎符萬户以下出入其手召募徧東南而莫之問清瑄故自以權利敗然國用足而民不擾失在人不在事也衰季政蔆弁髦財賦之地而棄之人主仰吸息賊口而卒與俱敗事與人俱失矣令受事漕海者有如王公及潘君其人不亦得哉顧所以委寄之專否報賞之隆徵鼓舞裁成不惑不倦稱毋失事者在廊廟諸君

子而巳王公名其字新甫甫强任歷諸藩臬長有所不可輙投劾歸卧臨海山中著書數十萬言皆談皇王經濟之略天子興而用之潘君上海人

楚辭序

梓楚辭十七卷其前十五卷為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尊屈原離騷為經而以原別撰九歌等章及宋玉景差賈誼淮南東方嚴忌王褒諸子凡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調者為傳其十六卷則中壘所撰九歎以自見其意前

後皆王逸通故為章句最後卷則逸所撰九思以附於中壘者也葢太史公悲屈子之忠而大其志以為可與日月爭光至取其好色不淫怨誹不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班固氏乃擬其論之過而謂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强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自太史公與班固氏之論紬出而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以談性命者意不能盡滿於原而志士仁人發於性而求於事其感慨不平之衷無所之則益悲原之值

而深乎其味故其人而楚則楚之或其人非楚而辭則楚其辭非楚而音則楚如劉氏集而王氏故者比比也夫以班固之自異於太史公大要欲求是其見所爲屈信龍蛇而已卒不敢低昂其文而美之曰弘博麗雅爲詞賦宗然中庸之士相率而疑其所謂經者蓋其言曰孔子删諸國風比於雅頌析兩瞿之精而五之此何以稱哉是不然也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删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學士

大夫童習而頒白不敢廢以為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轄方城之內哉夫亦以逢尊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駃其音為不足被金石也籍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清廟亦何渠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採而列之楚風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蓋

不佞之言曰班固得屈氏之顯者也而迷于隱故輕詆中壘王逸得屈氏之隱者也而畧于顯故輕擬夫輕擬之與輕詆其失等也然則爲屈氏宗者太史公而已矣吾友豫章宗人用晦得宋楚辭善本梓而見屬序𡸁亦有感於屈氏中壘之意乎哉明興人主方篤親親右文之化公卿大夫脩業而息之無庸于深長思者用晦即不能嘿嘿亦推所謂雅頌而廣之爾是則不佞所謂叙意也

五嶽山房文稿序

王子曰蓋隆慶間有淮陽守陳君玉叔云余不識玉叔識玉叔之父憲大夫公博雅長者也已玉叔與余仲懋游稍得其為人已又從仲所得其詩最後玉叔以其文來余讀之蓋三得而三為心折也明興世世右垂紳委蛇之業士大夫作為歌詩以紹明正始之音雖如矣至於文而各持其門戶以相軋卒勝卒負而莫有竟者其故何也尚法則為法用裁而傷乎氣達意則為意用縱

而舍其津筏畏于思之難信心而成之茍取其近者嚻嚻然而自足恥于名之易鈎棘以探之務剽其異者沾沾然以為非常夫其各相軋而卒莫相竟也彼各有以持其角之負然而不善所以為勝者故弗勝也吾求自意而往之法意至而法偕至法就而意融乎其間矣夫意無方而法有體也意來甚難而出之若易法往甚易而窺之若難此所謂相為用也左氏法先意者也司馬氏意先法者也然而未有不相為用者也夫不覩夫造

物者之於兆類乎走飛夭喬各有則而不失真追乎風
容精彩流動而爲生氣者不乏也彼見夫剽擬而少獲
其似以爲真曰吾司馬左氏矣所謂生氣者安在哉任
於才之近一發而自以爲生色曰何所用司馬左氏爲
不知其於走飛夭喬之則何如也玉叔文亡論所究極
庶幾司馬左氏哉不屈闗其意以媚法不骫骳其法以
殉意裁有擴而縱有操則既亦彬彬君子矣盖玉叔三
十而其業成終不以自安走一介不佞曰將就正也非

以游揚大人也嗚呼後王叔而相繼為是業者守此明文可以竟矣王叔故叅貴居恒自稱五嶽山人以見志焉是故曰五嶽山房文稿凡十一卷

太宰楊公獻納稿序

此少師蒲坂楊公前領吏部所獻納也葢肅皇帝時方北急邊則公一師宣大再師薊遼有制府奏議尋又南急倭則公再入大司馬有本兵奏議天子方徹纊而惟公是聽公所條畫朝上夕報可以故敵數徙王庭大漠

北倭酋先後授首而會故相子綱吏賄吏以賄成俗天子與後相徐公謀得忠公清亮之臣表率之公始輟兵部為吏部一入吏部而燕中士大夫晨謊謊之曹署奉職無害歸而闔門養靖卺其迹折數百里外天下之臺府監司惴惴焉唯三尺之是畏專精其志意於民而亡內顧公大指在於登進天下之賢士大夫以共理天下肅皇帝時操切之柄在上公故婉以道其意莊皇帝時人主共已而靡可否公故直以信其志不使不能為公役

竊窺疏中所論說人才揚摧潛德津津乎其言之也其有所摘斥懍乎若霜雪之寒也然其意恒不使所奪者勝乎所予者夫有所予斯人樂為縣官用有所奪斯人自愛而懾公議奪不勝予斯天下之用不見之而才恒至有餘故事給事御史封事有所彈射則多唯阿靡敢爭見以為不唯阿彈射則必受中指公亡所受指第徵隲其人志行與國家大體有不合則堅持之給事御史不敢以故事必公聽退而未嘗不服公之裁也即給事

御史言不當而上有所譙訶公必為宛轉力解不聽而
給事御史以罪罷去公非久輒入啓事中又不聽而公
又執如初久而未嘗不行公之薦也天子注國用則舍
户部而問公注邉計則舍兵部而問公公竭赤盡以應
之不自疑非職即二卿亦不敢以職疑公廹而未嘗不
受公之算也撫臣越在萬里外又生平所未接一旦待
罪引罷公有所奬留的的中竅或微辭以見風或托事
以申規未嘗不若耳提而面誨之也乃至公所列上兩

輔十三部郡國員闕因而條示要害臚利便土風民俗燦如指掌矣公既用積直忤新貴人謝政去天子思其效復起公田間以太宰治大司馬令上初還領吏部奏最進少師當公之再為吏部距其初未幾𤫊勁進而事已少變矣國典亦有所出入公力持之所剗培第各取其尤者而人人自砥改公三為大司馬再為太宰弼亮三帝海內以公進退為輕重即四夷覘公安輒逡巡避引無所發其桀驁之氣公真柱石哉撫吳張中丞肖甫

得公疏稿謀梓行之以儆百有位而教夫嗣公之志者屬序於世貞世貞謝不敏則又私自念以諸葛武侯之忠勤姚文獻之開濟裴晉公韓魏公之宏重千載而下讀其書猶思為之執鞭而不可得況可以當吾世而自外公嫌於援上輙有避也天子令藎蠲公所以格心於密勿之地稱不言而喻者殆又進於是哉不佞固跂予望之矣

青藜閣初稿序

始希仲守尚書儀部郎所上宗藩封事凡數千萬言余得之伏讀而歎曰世乃真有晁董哉藉令不佞一旦預末議細旃之上夫安能須臾寢也而會希仲所上事下大宗伯不甚讐遷爲尚寶卿心厭之請急歸里已稍稍出其詩所謂青藜閣初稿者以屬余勘校未幾而新都士人有爲謀之梓矣希仲書來曰是非余志也夫是非余志也夫然而余不爲之尼者不以名計也將以受諸先生裁庶幾于異日也希仲詩五七言近體長安中諸

什多宏整而麗七言翩翩自雄獨於五言古寄興建安阮公閒至其為謝監視初日芙蓉不知所上下七言絶李供奉王江陵遇之當把臂入林矣嘉隆而後海内故多詩人則亦多能知詩人於余言合不合亡論顧獨論所以名詩意曰青藜者漢中壘校尉向遇太乙老人事也中壘緜宗室子列九卿入贊尚書備肺腑不為不遇然於官數躓數起所上書亦數上而數報聞其慨然憂外戚之尾大而宗國之魚餒鬱抑侘傺不得已而托之

九歎以擬騷為志則可念矣希仲起民間徒步取九列以其職虞宗戚財用之交困仁義俱屈而不勝欲以其術變救之言甚危指甚美而顧不甚讎希仲果無意乎哉夫中壘屬在內而憂及外希仲職在外而憂及內俱不可不謂之忠然使二君子才斂而托之空言而謂之文若詩天下亦遂羣然而目之曰文人曰詩人此其時尤可念也第今天子冲聖哲輔佐之千載一時賡明良而賛喜起以此待希仲而詩亦無不可若所云庶幾異

日者不佞固從諸先生任之矣

東壁遺稾序

余幼則侍先恭人歸其外王大父劉翁家劉翁奇余而歎曰見孺子令我思將生將生者其婦弟肅仰仁也仰仁故樂亭令原用遺腹子十一而補郡諸生十四試應天文譽馳諸公卿閒又三載而卒當未卒時嘗夢上帝召為丹臺記以太夫人老辭不得録而秘之既卒而見夢於太夫人者非一是時祝京兆希哲為外兄弟敘其

事甚詳劉翁既為余言蔣生已出一編示余曰此生公車業也夫自國家設為四端以試公車士而其最近理而遠格者莫如經書義自經書義名而文別為古今若論而表而策則亦古文辭之屬耳士又日降其格以傳於經書義總而名之曰時而倍於古益遠矣當成弘之際吾郡獨吳文定王文恪二公能精於其業間傳以古意今觀生所譔著其材氣固已能蹦勝之要亦有不盡倍古者即不死奚可量哉京兆紀雖近誕君子所罕言

然吾聞之王子晉十五而示師曠以賔帝之期林傑六歲而文十六而有馴鶴之異而其化期則皆十七蓋幷蔣生三也豈天地美靈秀異之氣雖假之人而旋靳之柳所謂十七者其璞多未琢而丹臺帝辰之職為吏宜耶令年春與生之從子按察子徵遇於楚中則所謂一編者已行世而屬余序其首子徵意不忍泯泯生名耳余則謂君令宦岳陽岳陽時時有謫仙人游倘間而得其所謂丹臺記者即茲編行而與吳王二公並亦土苴

也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三首

新河集序

新河集成諸頌大司空朱公功者亡慮數百家文亡慮數十萬言雖其言人人殊要之大公功而危公之所以

功不易則若一也世貞受而歎曰今之所羣然而頌公者與昔之所齮齕公者其人非耶則何啻霄壤焉蓋嘉靖末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入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於是沛水逆歷湖陵以至谷亭四十里其南溢於徐為浸俱破漕天子閔而閔之咨於衆而得朱公以大司空兼御史大夫往治諸河撫漕中丞監司守令悉受束得一切便宜行事衆或謂濬舊河便公獨曰不然夫黄河之為決也若大盜然漢武帝竭天下之力至人主沈壁

馬從官負薪石而後僅勝之而為立宣房宮作歌以侈大其事說者猶以為不若避之便所以避之便者河不與漕爭道也今河與漕爭道矣乃至欲隱河之害引而為漕之利是延大盜入室也故勢不得避則逆而捍之勢得避則順而徙之夫徙與捍之間而吾識其說矣中丞盛應期者嘗議別創河南陽圻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留城以通漕事中廢公行求得故阯喜曰是迂可避決而近可漕也筴之役夫可九萬有竒金錢四

十萬有奇粟稱是條上之報可諸言濬舊河者交難公曰河性寧有常及舊河獨不能及新河耶令朱公鑿空而勞十萬人之力損縣官之金錢數十萬緡粟稱是一旦捐而予潰河不知何以稱塞也當是時天子意不能無動而獨朱公屹然於橇樺畚㭬之間以與士卒共甘苦諸傴僂胝胼之衆不以咨而以頌天子廪知其狀乃稍益信公逾歲告竣河亦引分去歲漕受計如約璽書褒下賜金遷官加等昔之所羣然而齮齕公者轉而為

頌矣自是更三朝人主愈益唯朱公重重在宮殿山陵則公召而北重復在河則公復借而南公且以司空百揆矣乃集郡公卿大夫士之言而梓之曰吾非敢以侈大如前人也夫孔子之聖焉從政而不免毀公孫氏之賢爲鄭焉而不免毀且吾安知始吾聞之漢將軍充國之言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誰當復言之者夫進而疑功退而疑名乃不一避

焉而務為實以示夫後之憂社稷者何昔臣之忠篤懇厚若此夫令而後知國家之於決河在徙與捍之間也河之為漕害而不為漕利也任事之貴勇而任人之貴專也則在茲集矣夫是故世貞亦不以為公嫌而為之序

張肖甫集序

世宗朝而肖甫為令滑則從其旁大府守肇龍游已繇高第入郎户部則又從他曹郎中行臣游而不佞世貞

亦與焉是時攀龍輩廹言詩而肖甫稍稍兼吏道其令滑循良為天下最非久鄉散去盖二十年而不佞起家副憲飭魏兵則其後更一人肖甫代後稍遷長山西臬則其後復更一人肖甫代廹不佞廬居而肖甫以御史中丞来撫吾吳矣一再過從脩布衣歡懽甚而間出所著詩文若干卷以示曰子以為奚若不佞受而讀之而後廼悉肖甫也夫文章之與吏道其究若霄壤然然其精內通而無所不容者物情也故辭士之為辭以所見

無非辭者必欲求高吾思遠出於物情之表而後快法吏之為法以所見無非法者顛倒束縛於三尺之末而不能求精於物情之變而後安彼無論其不相通而已其所以為辭者偏而所為法者拘也故舉尹翁歸朱博輩而授之管知其無當於語千里之竹百吏之牒以授嵇阮李孟諸公恐亦未暇辨也度肖甫宦跡滿天下所至赫赫聲流吏民間然其大指不為法困以物情有當足矣其游跡滿天下山川土風眺覽酬應日接於吾前

而日應之語法而文聲法而詩春容而大寂寥而小雖所操適結構者不一然大要不欲出物情之表而後快也境有所未至則務伸吾意以合境調有所未安則寧屈吾才以就調是故肖甫之才恒有餘而意無所不盡爲其劑量吾黨之間能去太甚而獨稱通明士者固不特文章巳也肖甫家銅梁爲蜀人蜀挾岷峨之秀滙爲大江以故多文章知名若司馬長卿揚雄王襃其人然於政術寥寥焉彼豈亦求高其思於物情之表者耶今

搢紳大夫稱公卿之業則無如西京而其於文章亦不能無推西京肖甫甫盛未艾所以益究二端之際以不朽後世者不佞固為日待也因稍為論叙之云爾

凌玄旻赫蹏書序

王子曰蓋余嘗為吳興凌大夫叙書牘云居數歲而復為大夫孫玄旻序所謂赫蹏書者何以稱赫蹏也按班史趙后傳篋有裹藥二枚赫蹏應劭釋曰薄小紙也玄旻之為書大者數百千言矣稱赫蹏示抑也夫何以再

為淩氏敘書牘也淩之先至玄旻業文章無慮數輩而獨玄旻與大夫最著度玄旻與大夫他文無慮十餘種而獨書牘最著夫書牘何以最他文也人固有隔千里異胡越大之不能抒丹素細之不能訊暄凉矣得尺一之札而若覿是以筆為面也有卒然訥於口不能以辭通矣歸而假尺一之札上之而若契是以筆為口也故夫他文之為用方而書牘之用圓也意不盡則文盡則止繁簡因濃淡而摹而不務強其所未至故夫它文之

為體方而書牘之體圓也書牘之所稱最他文有以也
盖玄旻之於他文工矣意獨愛其所撰書牘既抑而名
之赫蹏而顧以序請曰不幸有霜露之恙即一旦不諱
誰為定予言者夫玄旻之年甫二十四捨而就醫藥何
恙不已而戚戚焉身後之是虞以予之倍年而長玄旻
者何覬哉雖然子產叢爾鄭耳一辭命之善而晉楚視
為賓國而不敢易至於今誦之不衰玄旻多賢豪長者
游有所折行而事之者寧非書牘力也玄旻即不盡假

是以為天下後世知然所以知玄旻者要在是乎哉

檢齋遺稿序

嗟乎天固有定有不定哉君子幸而值其定不幸而值其不定然所謂定者何寡而不定者何衆也當成化末李孜省竊天憲而萬眉州陰附之天下之士氣日削其八九於二姦之門而值天子即大位方欲有所更署臺諫喋喋莫敢先發而麻城李君以一進士獨奮然上書大略謂人主之法不可褻而權不可下移宜裁抑中貴人

廣言路正綱紀一風俗且薦故尚書河州王公竑三原王公恕可大用南京刑部郎林公俊思寧司理王公純直言當褒顯時中貴人恚毀詔名公入左順門詰責甚峻公不為動所以條對甚辨猶坐謫丞咸寧而亡何三原公拜太宰賢公擢為兵部職方主事公主事僅十餘日而以吉舍人文疏忤旨逮株累謫興隆衛經歷興隆故鬼方地也公不鄙夷其吏人而為之爬搔其垢數據理上事臺省咸報可當是時天下嚮慕公之風采若景

星慶雲以為旦夕且柄任而公竟用入賀至商河溺死矣其同公志而最賢者鄒先生智由庶吉士謫至石城以寒死丁先生璣由中書舍人謫稍遷至蜀梟亦以溺死夫中貴人大臣能竊天憲以謫斥公輩而所謂寒死溺死者則非其所能辦也曾未幾而天子大覵習政治者喆登用相與脩虞夏明良之業即欲有所建白者不能出其智以高於一時已成之政毛舉細過即有之而亦不能大有所指摘欲有忤而名高也者驪龍之頷已

去其脩鱗無所繇而就其名當是時饋者之天定不十餘載而又變矣是故屬天之未定也不特小人之所巧排而峻詆往往與天合而天亦巧為之用若所以死公及鄒丁二先生者然藉令公不死亦不過弘正間一名大臣而已距於今使人竦然聞公名而髮立讀公文與遺事惋然而心痛奕奕韡韡精神流行於三楚而有不死者天亦未可不謂定也公為詩文咸明婉有致其於奏疏公檄剴切中事機雖再遷貶魑魅雜侏䳒無幾

微不平之氣亦不以遷容自高曠佚於職乃其直節素志隱隱溢毫素間亦自不容掩也公歿且九十載而世貞宦游楚公之孫𡚁出其集而屬為之序因得以卒業焉獨世稱公成進士時萬眉州使其孫文壁邀致其家題畫鳩公為詩譏切甚著眉州銜之切骨今其語不存豈遺之耶抑有所諱耶世貞不敏為叙所以而因歎夫天之定不定不足以憂賢者而憂世道也

古四大家摘言序

周衰天子之統散而列國經統散而諸子家言各持其彊以相角其民人日鈲於干戚而為士者日析於齗舌然大要以顓析利害競長短於蠻觸而已獨莊周列禦寇者出而跳於一切之外莊生之為辭洸洋恣忽權譎萬變列氏時出入而稍加裁至漢而淮南子出其言不盡繇一人其所著載兼括道術事情最號總雜而文最雄乃左氏則采緝魯史而自屬以已法以為春秋翼盖天下之稱事辭者宗焉漢又衰浸淫而為六代彼六代

者見以為舍璞而露琢不知其氣益漓而益就衰昌黎河東氏之所謂振起六代之衰欲以追四子而猶未逮也宋則廬陵臨川南豐眉山者稍又變之彼見以為舍筏而竟津不知其造益易而益就下明興弘正間學士先生稍又變之非先秦西京弗述彼見以為溯流而獲源不知其猶墮於蹊也夫所謂古者不能據上游以厭羣志而一時輕敏之士樂於宋之易構而名易獵羣然而趨之其在嘉靖間而晉陵為尤甚閩人施君其来遊

郡即出其手所纂莊列左氏淮南四家語之尤精者以屬諸生華露而梓之曰吾敢謂足以敝先秦西京乎哉謂足以例也敢以是而廢宋乎哉欲習宋者知宋所繇来也夫習宋者以易而獵易思易而不得於旨極必厭名易而無當於實極必敗未有不自悔者也夫宋所繇来者非它也是四子之遺法也則又曰夫習耳者其以左之誣莊列之誕淮南之駁譏余哉余非擬擬為理道設也其以余之刪而謂余割裂哉余不欲以其瑕受摘

也華生既梓而將施君之命而問叙於予夫施君惠政著晉陵不易屈指數竊以為無大是舉能使習宋者進而求之古晉陵學士大夫將尸而祝之矣

郭光禄南征實録序

夫嘉靖之季則余所難言哉天子北急敵士大夫飾而談敵南急倭士大夫飾而談倭唯上亦以其飾之也稍急則士驟而重稍已則士忽而輕而又會稱將相者不比而賍則角而嫉賍則乘難而借行其愛嫉則乘難而

借行其惡愛惡勝而天下之才望旦鑄而夕鑠而不自覺蓋是時吾友有郭君靜甫云君為御史而大司徒欲並三吳賦君爭之彊辨之疾以是忤旨出令閩中未幾名入郎都官部超拜駕部郎中方議大舉逐倭而司空趙某者故相嚴客自詭得上意奮身請受署為元帥馭其師報可相嚴廹欲就趙功而虞其弗支也以君數言兵事器之俾糸佐其畫君日夜馳至軍鼓舞吏士前破倭焚殺大酋海等鹵獲以萬計捷上君僅用文吏格遷

佐光祿而軍中選愞陰請媾者挾倖覬有所乾沒者俱以不便君故交互為相嚴誣君陰私以見左而君事去矣相嚴既用言者謫君復用考功法數罷未已而屬給事御史刺摭君罪亡所得然亦竟奪其職歸君歸絕口不復及南征事益蒔花木引泉構石斥買書籍以自娛蓋又十六年而余北上君手一編見屬曰子為我序之吾以紀南征始末耳固嚮者所絕口不談也問胡以令及也則自循其髮曰種種矣而豈以吾厭世棄耶光祿

一尚食臣御史小默能得之吾豈忍以七尺博五品浙之役聊以伸臣分耳今吾猥被上恩復故秩以寄息漁樵之上於願適矣吾安用喋喋為第用兵國家大計隂媾者幾縱虎於藩落之內而授之噬乾沒者藉口貴近而齮任事之臣豪傑不遂解體耶且也天下知相嚴之踞我而不究其後謂我為相嚴者相嚴知司空趙之外許我而不覩其衷謂我為司空趙者司空趙外許我戰而中實餒以我為形之者而交惡我抑何其自相盭戾

也吾所以有玆録者欲為異日東南大計地耳盖余悚然而作曰夫嘉靖之季則余所難言哉雖然君故言之晳矣請授簡

檇李往哲列傳序

今天下稱文獻獨甲吾吳郡而錢唐居其乙顧嘉興當二方之中地獨坦衍饒水稻禾蠶桑組繡工作之技衣食海内弗盡而人物則自明興以及今嘉萬之際盖彬彬矣乃至紀郡乘者多闕畧弗備而會其郡人戚元佐

氏以文學著蘭臺建禮之籍者數年而以尚璽大夫請急歸居閒無事乃益摉考故家琬琰之籍曁耳目所見聞人别叙次凡若干卷目之曰檇李往哲列傳春秋書於越敗吳於檇李即此地也不及明以前者為遠故遠易誣也戚君意以其郡先達若程中丞之死義項襄毅潘司寇之勛勩鄭莊簡之政術吕文懿屠宫諭之文學則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往往龍聲而不得其要領曷顯崇鉅之臣或相率阿私所好而其他飭廉敵循為吏

師帥直諫明職歸而食貧老死田畝者亡論其事何若語之人姓名人弗聞矣戚君所以懼而有此書也昔者王仲宣為英雄記意欲以其時重於古襄陽之傳者舊汝南之傳先賢則欲以其地重於天下戚君生檇李能使檇李之人重稱明學士大夫能使明之檇李尤重不亦雄志跨昔哉戚君不獨核於事又能嫺脩於文辭爾雅鉅麗夫以太史公得短長而其叙戰國之策臣俠烈炳乎躍如者不若春秋諸世家之寥寥也班孟堅之紀

西京則子駿為多龍門蘭臺之客與時有紹明其業者於樵李亡勞筆削矣夫

潘潤夫家存稿序

蓋濟南有李于鱗云而于鱗所亟稱者非王生六七輩則其鄉人許殿卿潘潤夫龔克懋也殿卿故善王生而會于鱗沒王生自嶺右召過廣陵一日而識克懋若潤夫既以内悲夫逝者而又各自幸于鱗之所亟稱者身相及也居久之潤夫以其詩若干卷屬王生叙曰敢徼

靈於先友以不朽于下執事於乎不佞何言哉吾吳中盛文獻彬彬闤闠詩書矣然好推尊其時顯重者耳傳而共為其名以故一徐庾出而語語月露一元白貴而人人長慶沿好成格沿格成俗而不可挽也乃潤夫稱為于鱗日相倡和然往往隨發而自盡其才隨遇而競標其致各騁於康莊之途而無犯轍以故讀潤夫詩者知為潤夫詩已為潤夫行詩者行潤夫詩已自是而濟南之詩無阿格也不亦善哉潤夫起家邑官數擧歷卿

牧京兆以至貳轉運夫夫隆萬間循吏也豈其以是雕蟲沾沾且也目之曰家存稿而以屬王生叙亦豈刺促為名計識其善于鱗而不必傳于鱗以傳者以見志耳殿卿克懋各有集大旨亦類是

黄淳父集序

甲戌春二月余入領太僕過淳父是時淳父病矣而强起納拜曰夫余殆已矣敢以不朽累子尋嗚咽不能竟蓋又三月而淳父歿其息棊以其所著集請曰先子志

也淳父自少為諸生即以古文辭著聲而其於諸生業
亦不廢試凡數上輒報罷最後有所不得意遂謝諸生
歸淳父既不襲儒衣冠又不具隱居衣冠即楚服而見
達官長者自如也所為頌雅騷選賦誄之屬始務以精
麗宏博自喜中年游白下稍變而趣澹辭雅調然其意
不能無為工晚節益自喜為工語自淳父之工語出而
諸郡中名能詩者爭傳寫之紙為貴嘉隆之際即東南
諸詩人不能先淳父而指屈也淳父固絕口不及一第

顧其中不能無恨之意托沖舉黄白之術以少伸其志而行之輙不讐竟怏怏而死居恒計衣食不能卒歲而後先所蓄置古敦彜法書名畫即號好事家不能過也淳父負耿介有至性其他行甚多余不敘敘其詩曰士業以操觚無如吾吳者而其習沿江左靡靡或以為士風清淑而柔嘉辭亦因之北地武功諸君起中原自厲其格以求合古而不能盡釋其豪踈之氣吾吳有徐廸功者一遇之而交與之劘亦既彬彬矣而不幸以蚤殁

乃淳父能劑矣夫辭不必盡廢舊而能致新格不必步趨古而能無下因遇見象因意見法巧不累體豪不病韻乃可言劑也今吳下之士與中原交相詆吳習務輕儁然不能不推淳父之精深中原好為豪亦不能以其麗而病淳父之細者淳父真能劑矣淳父之皇考曰五嶽公博雅知名士其所著書亦余序之五嶽公務博綜而淳父善專詣乃余於淳父言尤無間云

類雋序

自漢時學士大夫以經術行能相高不斷斷為瑣屑之學即嗇夫以利口斥焉然貳負見表於中山三觴流蹟於洛水則不克以臆對而述家所由興矣齊梁之君臣既務為組織雕繢不能運獨至之意而一時風靡者大致有二應制則巧遲敗於拙速徵事則伸多勝於屈寡至博學宏詞之科設於唐而其用益廹矣故白氏賊之而其書曰白僕僕者役使之也一曰白襆若取以襆衣也然學士大夫往往起田舍遠於金匱石室之藏壯者役

於生而晚者窘於餘其力不能得之即得之矣而東西南北唯朝夕之是逐夫惠子之五車紛如而安能以充後乘也故夫善類書者猶之乎善貨殖者也當其寡以多之用也吾友鄭山人年三十餘即厭經生業棄之而杜門為古文辭吳中號闕聞詩書山人多所假貸分晷而受之輙成誦中年而其所為古文辭稱於中原趙康王聞而聘山人立談而賢之曰生非所謂行秘書也耶趣授傳舍美酒粱肉大飱已又曰生為我成一書其槩

若徐堅之初學記歐陽詢之藝文類聚已給筆札頗出其所藏書每奏一篇輙稱善而會山人以二府辟北游京師見少師華亭徐公而語之故徐公復大賢之曰此吾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因謂山人採而唐以前毋略略惜其遺也宋而後毋廣廣惡其雜也寧稗而奇毋史而庸寧巻而雅毋儒而俚山人拜受教又二十年而書成名之曰類雋以所類靡匪雋者則康王久捐國矣徐公亦謝首揆歸其鄉而山人老閑九衮然尚能不廢其

業一旦以屬余曰吾業謀於趙嗣王共剞劂矣吾子好為一家言以吾之不得當也雖然其謂我何余謝不敏則曰子書成而懈夫豪傑之士以無事殫力於學則不可然使遂之人亦或盡染指焉以立取而立應而無腐相如之毫也則亦唯子之功謂康王誠賢王矣劉孝標作類死而梁武以人主之重不能見推詡顧集諸學士為華林要畧以高之康王不愛趙貲與書以共山人筆札而成山人名康王誠賢王也山人名若庸恒自號虛

舟以見寓云

戴金吾禦戎策序

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戴君伯常時以推擇為金吾緹騎長間過從談藝甚適已稍稍聞其直金吾獄而故相夏忤旨繫當死相嚴恨之甚以屬君俾甘心焉君謝勿應而大司馬聶貞襄公以平陽守事逮君師事之與談王氏良知之學其師陸撼之君亦弗為動余雅以賢戴君而會余出憲青齊罷歸里再起瀋臬始入領太僕別君

者二十年而君亦用勲婁遷大校遂擢裨其帥而且罷
矣君業已六十餘然鬚髮澤面與促膝環堵談說天下
事亹亹不倦已出一編書示余曰此所以志也蓋君始
為緹騎時中國即中敵凡再大入殺掠三輔吏民數十
百萬以去而我曾不能獲偏師别酋之捷戰則餒而不
能合守則分而無所不寡君條為十事擬上之其大指
欲捐國家數年儲練精騎十萬內地為數十伏俟敵闌
入誘而深之入伏因大創刈其衆而窮擣其王庭使魄

奪不再犯又敵所恃以彊者我降卒半之其人豈無父母廬産之念爲重購懸募將其才者而農其孱者十年之後且欲盡化爲良民以合於剖藩籬成大家之義無論諸儒生見而疑即老將亦掩耳避去以爲言大非任而顧其中所以轉弱而爲勁易勞以爲佚衡主客變離合密節詳目之妙用獨君自言之而自信之以爲必效也而聶公與相國徐公趙公亦後先能爲知君以故君得稍遷而大帥陸陰𠌯喝君毋遽上書君亦念諸公非

能盡我即上書且以為希進而意津津殊不能已乃遍
攷三代而至於明凡所以備邊故事得失長短每邊吏
文武奏計上公車輙訪問叩赤白囊竟而後已而卒斷
之如疏指所云而加悉凡四十卷余謂君書成而官以
罷一旦縣官緩急借君以閫之外寄君尚能作伏波將
軍據鞍矍鑠狀耶君謝有之然閫外不過一師寄即斤
斤責工吏民板築障堠間及從輕騎逐數級半資之賞
我故有所不能也且以一閫帥縻我大司馬則不若采

吾書而委之大司馬庶幾膺懲薄伐之用哉而令單于方脩呼韓邪故事嚮化而稱外臣亦何所藉吾書為第閧之岐伯秦越人天下之言藥術者神馬而其所遺書簡奧而多秘非沈思者不足以得之令與李杲朱震二三子角術程驗不可同日語然為術者之習其書固易之而當於疾也令弁鶡業武事者人口鞱畧手孫吳而不能一究之用藉令異日有以邊事棘而不弁髦吾言庶幾其尚足驗哉余固惜戴君之不遇而嘉其意之近

厚而有餘忠因為叙次其語

王少泉集序

楚於春秋為大國而其辭見絕於孔子之采至十二國之風廢而屈氏始以騷振之其徒宋玉唐勒景差輩相與推明其盛蓋逾千年而有孟浩然及杜必簡子美之為之祖若孫者復以詩顯又幾千年而為明德靖之際王稚欽氏出而張廖諸公繼之自張公以氣雄而廖公以辭逞稚欽最號為高華然不能毋見才役而少泉王

公稍後出獨能折其衷公於意非不能深不欲使其淫於思之外於象非不能極不欲使其游於見之表才不可盡則引矩以圓之辭不勝靡則為質以禦之蓋公之詩若文出而好馳騖者俱恍然而自失也余初為郎燕中與公從子故御史宗茂同年雅相好試余以公集讀之以為令即令人未有擬以為古即古所不之見閒而後知為公公於詩若文不作貞元而後語然能脫摹擬洗蹊逕以超然於法之外不得以一家目之也公與稚

欽皆繇高第讀中秘書非久皆去為他官故無所棃於
習自致其境於古而公尤工行誼長節槩居官所蒞有
聲跡然僅再命至僉臬而用公事罷余之見公集後二
十年而宦游楚謁公里中公頎而長白皙飄鬚非復人
間人也出其集加於昔者半而示余曰身隱矣而焉用
文之雖然不可以當吾世而失子也其姑以識吾之所
至而已夫不佞烏足以得公所至第覽之淵然色而誦
之鏗然聲姚而章宏而典奇而弗棘庶幾風人古典之

遺乎夫張廖姑所弗論公蚤達類王勒必簡然不為麗詞淫聲以祈主悅淪落不偶似正則子美然無怨咨感慨不平之氣以見時左而天子亦竟遂能知公使千載之後不為公廢卷而歎息也公楚之京山人名格字其少泉其別號最後天子詔用公以年至不之强進太僕少卿故予云然

青蘿館詩集序

于鱗蓋嘗銓子與詩得十五之一而行之且許為之敘

而亡何于鱗沒矣伯玉敘而其畧曰人言李何故相䦨卒以名高為敵國乃子與嚴事于鱗元美直將尸而祝之二子周視中原亦首推轂子與夫元美者不佞貞也而又七載子與所為詩日益富將有所續而合而其自銓視于鱗則益苦顧意怦然必欲推不佞為之序夫不佞言而無所當於作者固無論即不佞言而少有當於作者以蘄信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固已旨伯玉之敘而窺其後是必曰伯玉夫乃為詑而坐受成也抑蘇

代有言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若子與之與于鱗元美也是不為名高敵者乃相媾而為名高者也夫以伯玉敘而疑余以余序而疑子與之詩又何取裁焉乃子與意不已曰非以子媾名也以子之一言而為藝苑衷庶幾余自信云爾記不佞初識子與時子與業已壯有游大人名而一旦見于鱗而悅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即有搆而已近於建安三謝開元大歷弗出也出而已當於于鱗之首肯弗存也凡與子與故倡和者或挽之或攝

之或訾笑之而子與嚚嚚然而弗顧者三十年一日矣則子與之自信孰甚焉度子與生平詩今銓者僅十五之一而其所謂十五之一則皆其見于鱗以後者也其見于鱗前而膾炙學士大夫口者余猶能憶之子與削而亡所恡也夫子與亦詎必余一言而稱自信哉伯玉又亟謂孝廟時有李何而副以徐昌穀謂子與繼之若二徐云惟獻吉之序昌穀曰大而未化而操觚之士詎令為昌穀扼腕者胡以未化耶愚則謂昌穀之所不足

者大也非化也昌穀其夷惠乎偏至而之化者也若子輿之於古近體尨材宏矣養氣完矣意象合矣聲實衡矣庶所謂充實有光輝者哉語有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子輿甫六十自是而往皆化日之日也將化境之境也夫不佞請執簡以俟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黄永澄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三首

少保王公督府奏議序

貞不佞待罪晉臬而是時少保蒲坂王公以御史大夫都督雲中上谷諸鎮屬套大師諳達之諸孫巴罕鄂濟

者闌入邊請降未幾而不佞用憂去數從田間傳邸報大帥以鶚濟故款塞縛叛人梟北闕下遠藩受吏受封號請世世比於屬國而王公亦自大司馬宫保四命而至今官予世禄親軍錦衣太學上舍亦再三而其錫有蟒繡褭蹄勲親所不敢望者天子既用威德臣古所不臣告廟飲至以風四裔梯航重譯之邦相望於道路而王公獨受上賞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公者非一天下固人人頌王公之功而猶未悉其所以然迨不佞入備

九列以道家子謁公始得公所著督府奏議者伏讀之乃作而歎曰天下能頌王公功不能頌王公所繇功也天下之名知公者以公不戰而屈敵能收功於易而不知公之所以屈敵其難固百倍戰也當鴟濟之始入塞也邊吏以為一孤童亡所係於國輕重而公獨亟為上言此奇貨可居請達即急之因而為市諭以執送叛逆趙全等還我為優待而遣之陰中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次請達即不急之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

其故部居近塞諳達老且死而杭台吉立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一屠耆谷蠡秩羈縻而置之塞外其與杭台吉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弗與媾我則興師以翼之外不失興滅扶危之名而内收其力報曰可盖不待發公之次策而强敵之父子以及他族若接之股掌之上而惟我所使矣然是時敵方擁十萬衆壓境不能無所邀求而老將利鹵獲不欲兵寢恣為恫疑虚喝廷臣守見故常議洶洶不決夫外有不可測之敵情下有不

一之將心而上有不一之廷論公謂不蚤斷則大事去故外揚兵以脅敵而內示之忠信挺言辨爭以勝盈廷之議而後事始決藉令公一當生部長平冠軍之屬槊轂騎而躪蒲類踰皐蘭釁溫禺尸日逐不過下軍令申約束取決片言聽揮於一麈尾而已吾故曰公之所以屈敵其難固百倍戰也公在鎮凡三歲餘後先所上疏積數十百萬言不獨能得敵要害使其權恒在我而不在敵至於練兵實選材官佇奸宄備要害諸可以鞭撻

膺懲之具靡不備使敵曉然知欵我之利而犯我之害其言固班班可考也藉令公果一當生部冠軍長平之屬栗斆驕而蹛蒲類踰臯蘭釁溫禺尸日逐得志如漢時而王庭之南北骨白而燐青者豈盡匈奴丁零之屬也耶夫中國之費不過數大縣一互市而坐致十萬之馬敵空羣而歸我兆圉之監我不發一鏃而坐弱其兵使之日媮衣甘食遨嬉而廢忘戰事亡堅墉擊柝之勞而安赤子於衽席之上其功又何啻百倍戰也不佞嘗

讀趙營平所上屯田封事與李太尉會昌集其論羌寇河北利害瞭若指掌以為孝宣武宗亡論明主即中人亦能辨之何況隆萬之際稱明良者哉夫晉最爾侯國也林父以奔北之餘僅敗一赤狄于曲梁獲賞狄臣千室而為之主者士貞伯亦遂有瓜衍之縣魏絳因無終之請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而晉稍得志於鄭遂舉鄭之歌鐘鎛磬女樂之半以酧絳而享金石之奉乎陪臣天子所以寵靈而光大公者度不為侈也貞不佞竊因公

之屬而為叙其所以令後世知禦戎至明而始有上策其與營平會昌灼然並傳哉

章給事詩集序

自昔人謂言為心之聲而詩又其精者予竊以詩而得其人若靖節之言澹雅而超詣青蓮之言豪逸而自喜少陵之言宏奇而饒境左司之言幽沖而偏造香山之言淺率而尚達是無論其張門戶樹頤頬以高下為境然要自心而聲之即其人亦不必徵之史而十已得其

八九矣後之人好剽寫餘似以苟獵一時之好思踳而格雜無取於性情之真得其言而不得其人與得其集而不得其時者相比比也當余成進士時與同舍郎李伯承為詩頗有聲而章君景南為行人出從一蒼頭羸馬敝衣騣而見之不知其為官人與之語亦不知其能詩者閒一過從章君陋巷席扉香一縷出其巤而始知有君煑茗匡坐徵其詩數篇相與吟咀怳然而若置身於陶韋之間而厭吾曹之工於藻也已稍與深語則無

非詩也者徐而察其眉宇則亦無非詩也者然章君既用郎高第補給事時上諱言立太子而君首上章立太子忤旨幾中奇禍少解引疾歸卧金華山中予既驟得君而驟失之日夕復望其起而報君逝矣君之卒其鄉之搢紳先生惜其人相與請而祠之學宫惜其詩相與梓而行之世又二十年而其子某屬余叙而余始盡讀之然後知君之詩非君之詩而陶與韋之詩也有所取至於篇則無問句有所取至於句則無問韻意出於有

而入於無景在濃淡之表而格在離合之際其所以合於陶與韋者雖君之苦心君亦自不得而知也陶韋之言瀟洒物外若與世事了相左者然陶之壯志不能讋發之於詠荆軻韋之壯跡不能掩紀之於逢楊開府彼雖僅有以自見要之皆非其得已者而君之壯獨能用之於立太子疏天下不以空言少君則尤可重也余故備著之欲使後世知有能以心之聲而為詩者章君其人哉章君其人哉

華陽館詩集序

大中丞宋公望之以其所著華陽館詩集授余鄖中而曰子其為我序之余昔守尚書比部郎而公繇令高第拜御史間一再過論詩公氣完而才高所造語必驚其坐人而自是出按鹺河中移疾歸起為廷尉丞出牧方州僉臬事進為副再躓再起入佐太僕復佐廷尉以至今官凡十餘政自少而壯而且老幾三十年所經繇秦晉梁燕趙魏閩蜀吳楚之地數千萬里其旅予旅奪軒

輕牢騷傴蹇異態公時得之以益吾變江山之詭特險絕土風物候之鶡鵊柴虎莫可詰究公又時采之以益吾奇而中不汨凡公之詩遇所最獲意而不加揚有超曠而無德色夫是以無參音遇所最拂意而不為屈有感慨而無不平夫是以無促節其鏗然者中金石之聲然宮有適而商隨之其爍然者皆天地之色然意有造而象發之夫是以和平與鴻爽雖相為用而恒為之主說詩者謂公五言出入建安見於擬李都尉而下可味

也七言有唐初四子風見於帝京篇可詠也近體五七言要皆有右丞嘉州之致而間入於劉文房余謂此僅得公之似而已公之所繇造與其合出於機而入於境雖公亦不得而自知之也嘉隆之際公既不盡得於遇而天下事又間有蒿於目者不得不托而為風公今益貴用事聖主喆相喜起之聲雝雝如矣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非公其誰哉非公其誰哉夫歌咏盛德大業余雖不敏將操管而從公之後矣

少保兩川葛翁行歷圖像序

世貞守尚書郎時而葛翁僅五十以少宰遷南大宗伯矣自班行中望之固甚澤而鬒也而世貞用投劾歸里久之起浮沉中外自以為若異世人而葛翁謝宗伯歸天下雖欲伸翁之志而占其治於進不得已而强起之再遷大司徒歸復起大司冦以至御史大夫蓋世貞之入領太僕而其僚為翁之孫睍因以獲侍翁翁之長臺省二十年而家食居其十之七即無論翁雖世貞亦鬉

髮髿白然而天下諱翁之老而豔其壯翁深沈寡言笑第其出入人俱巳目屬之藉以為喬嶽巨滇能柱兩儀而育萬彙雨澤之所敷翕而翁顧遜不自居數上書乞骸骨人主强挽而褒嘉之者非一於是太僕出翁之像凡若干冊以示世貞指而曰此其諸生而受經者此聽邑賦頌者此郎建禮署而視草者此領璽書棫樸多士者此閤如而旬宣者此侃如而臬者此以中丞開府者此佐統均者此洽神人於南者此地官而司計者此再

賦歸田者此司邦禁者此握中執法者凡翁後先垂二十攺而其貌亦自稚而壯而强而漸以老其服自青衿而有冠服由黃墨銀青以至金紫其髮亦自綠而黑而頒以至白余不能盡辨之而其稍可識者則為少宰時與中執法二像耳太僕丞語余古之善貌人者敬君延壽外毋如韓幹周昉幹昉之貌汾陽王其妙至併其情性而得之然天下之不生識汾陽王者驟而示之而不能指其為何如人也若乃誦退食之委蛇則能狀其優

游而自得風赤舄之几几則能狀其處變而不失常覽雝雝肅肅之章則能狀其孫和而履敬歌赫喧瑟僩之語則能狀其威儀而恂慄雖千萬里之外與百祀之後啟其編而想見其人與其狀貌猶躍然也何可以無予之一言世貞謝不敏則謂太僕子貌子之大父而已乎而予言何藉哉即不以予言何藉葛翁之自稚而壯而强而漸以老也其髪之緑而黑而頒而白也是幻貌也服之有青衿而冠服也其黄墨也銀青也令之為金紫

也是幻飾也其瑩若氷玉純若金勁若鐵而蔚若松柏者固七十年一日也更數百千載而猶新夫庶幾乎周文衛武之所見稱於詩書者哉盖未幾而世貞借山南之節以出其明年葛翁以滿六載當進秩遂巡不上計婁乞骸骨天子難翁之去而重違其請特拜太子少保馳驛歸而至輿廪之續其在六卿者廢於翁登第之歲凡四十五年而後復舉亦盛矣哉世貞屬事省簡乃追次其語以貽太僕為翁贈雖然翁杜機矣而且進於道

毋所事余言矣

游名山記序

友人觀察使何君振卿曠朗宏博縱心世外而尤邃於仁智之樂自其為諸生偕計吏敭歷中外足跡幾天下半而君之所謂樂者不衰君凡遇佳山水必游游必有詠歌叙述之類而尤未嗛於志一日喟然曰嚴夫子有言州有九游其八夫以天下之名能游者而不能無恨於其一之所未至而况於余所遊者僅半也余且倦而

必欲以余之年而盡余足以余之足而盡余目亦難矣
則又曰庶幾有少文之技以丹青余壁而又幼輿我於
丘壑乎哉然余室之為壁者幾而天下之為名山水者
寧啻十百千萬也夫壁之不足以盡天下山水與余足
之不足以盡余目均也既而豁然曰得之矣乃搆古今
名雋之紀游者自大都而留京而五嶽極而羅施鬼方
之域若而山其水附之自漢應劭而唐柳宗元而至於
今若而人自漢官儀而記而詩序而題壁者若而篇其

有文而不獲全者事而不獲專者標韻蕞勝臚列而品分之曰勝紀曰名言曰類考為卷僅十七而其文已五十萬餘言自君之成此書則日夕侍其尊大人公雖亟薦亟起不復肯出為世用時展卷而一讀其昔所游者儼乎其若歸又若與其故人晤而其所未游者恍乎其若身之歷而目之遇也然自是探奇慕異之士踵相尋於君閾以問所謂記者君不勝其繁則梓而應之以廣其好而屬序於余余固嘗仕宦躑躅於燕齊晉楚吳越

間然其跡尚不能當君之半自岱宗太行匡廬岺嶺兩
洞庭張公善權桐廬外其勝不能得君之十三雖謬稱
同君好然不能盡廢有司之轍而與樵夫漁叟窮其造
獨所蓄數十編雖不能盡如君間或有出於君之表者
因悉舉而歸之而敘其所以嗟夫讀君之書而可以無
事游矣得其所謂穹如者奥如者淵如者以與心謀而
可以無事書矣山河大地一切而空之則所謂穹如奥
如淵如者亦陳跡而君之書亦可以無事吾贅矣姑以

復何君君其首肯余否

吴汝義詩小引

休寧吴子行欲行其先人汝義之詩而介余友俞仲蔚來問序不佞嘗讀徐吏部學謨著汝義事狀謂以俠烈貫隱江淮間所為詩跌宕雄起有風人之致令其存者僅百餘章耳汝義雖好以吟咏自適往往多厭棄不復遺稿得年僅三十四以殁而是時子行甫十三意不忍泯泯其父既能走數百里而乞徐君狀又能竭其蒐括

句請之力於厭棄之餘葢二十年而得所謂百餘章者
賦詩豈必多即少陵氏亦云爾知言哉夫汝義之於詩
自適其情而不必於托其名故其稿多棄去子行之不
忍泯泯其父其計窮而莫之挽乃欲以其所厭而不欲
得之名以聊寓吾無盡之思其昭曠純至交伸於父子
之間者可想也昔晉人致慨藍田之晩譽而云人不可
以無年右軍位遇不勝藍田乃又云人不可以無子今
以汝義之才而所造僅爾固其年限之若子行之不忍

泯泯而必為之傳則庶幾足稱子矣不佞故不辭而為之引

永慕堂詩叙

何子佐崑之三年而政成則以間過余曰先君子之倍不穀也若而年先太孺人之倍不穀也若而年如一日也以不穀之無能為役也迺張令氏辱表之墓尹宗伯氏又辱顏之堂諸薦紳又辱為堂之詩吾子其辱叙焉死骨且不朽王子動容有間曰子之堂之顏也何居曰

永慕王子作而曰吉哉乎顏之也子之先君子之倍子也若而年先孺人之倍子也若而年而子如一日也則信永矣居吾語子吾始習孟子書稱大孝終身慕父母以五十之慕獨歸之舜而他不及吾甚疑之即人人無無父母者是庸獨舜哉既習檀弓傳子張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夫子張賢者也夫子不罪其不至而姑予其跂也然後矍然知舜也且禮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

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則是哀漸有殺也若子張者情為之窒而禮為之伸者也伯魚之久於哭母也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若伯魚者禮為之裁而情為之屈者也夫何子不以情奪禮卒亦不以禮屈情而心終之殆猶賢乎哉雖然未有以何子之善用其永語者孔子之稱舜曰舜其大孝也歟既而曰德為聖人而已彼其夔夔齋栗力田而曲共

子職者固弗與也然則孝子之致身也以致親也假令季路不得孔子為之依歸而其令蒲也僅如弗狃公若而已耳則旦夕五鼎奚賴焉何子之佐㟍猶蒲矣其名位固未涯其樹德而顯融其親者尤未涯也何子亦善用其永哉王子既以語何子涕則涔淫下矣已舌㫜口噤而不得竟何者王子之邁奇也何子名渭㑹昌人處士君諱正緒饒隱德鄉人尊而不名曰少巖先生

兩朝錫命卷序

國家褒隆中外大小之臣自黄綬而上得以其最封父
如其官見考功令云而黄綬其在内獨御史其在外為
邑令皆不易封御史多以使事不及考遷或用言左去
輙罷而邑令非臺使者薦至再輙以不及格報罷其薦
而至再則又以驟遷不及考罷為縣令封而名為御史
最則又以同品罷而獨德興舒公始舉進士拜錢塘令
有聲天子方脩廟恩推嘉勤事者公父故平庵翁獲贈
如公官久之公繇比部郎改御史按楚而令天子復脩

廟恩平庵翁復進贈御史搢紳大夫交豔言舒公能兩致所難於父而公故邑邑不自得也以間謂楚康訪世貞曰天乎不穀之生也晚而共養之日則既寡也又不獲以一命奉章服吾父身而虛稱之胡益也且也吾父歿而能使難者易當其生而不能使易者易盖正德嘉靖間名善學政者無如李空同先生邵康僖公見以為寡許可而獨國士吾父也青衿譽髦握管而鶩於大江之西亦疇居吾父右者而當試輙不利其數試而數不

利也最後以目眵去諸生去諸生之後而目一旦霍然復乃慷慨歎曰夫造物者巧與余左而余又何言哉行求爽闓地得東山之麓軒焉其陽為林林之表為川川出軒之背而縈之一峰卓立天表吾父曰是可以老矣田而秫沼而魚吾父曰是可以客矣為謌詩用故程夫子韻而和者亡慮數十百家而吾父裁取以自吟媮適也吾父所為孝友事於家甚篤至然不能越鄉而見其名所為敦睦脩誼事於鄉不可指數然不能越國而見

其名者抑何難也夫不穀待罪邑令臺吏一徙秩天子不以奉職無狀而棄之五年之間而再被恩以及吾父以夫人之所難而不穀之所易吾父困諸生久不能得一第以死夫人之所易而吾父之所難不穀蓋至於今怦怦憯悽也世貞稍前説曰此乃所以為公慰也蓋孔子於周公亟稱達孝焉而其所謂孝者追祀先公以殊禮而所謂達者推之諸侯大夫士以隨分致隆而已非必能起九京之骨而盡肉之而衣冠之也平庵公措據

詩書之業非不久盖數薦而數北如語所稱白首若新其所為徳於室者毋能名之鄉徳於鄉者毋能名之國天子秉汋穆於公卿之上寧復知有平庵翁而制詞所稱澡身勵行睦族敦倫若親及翁之生存而跡其事者豈不以舒公之勤勞王家推嘉所自使天下曉然知舒翁有子舒公有父翁雖沒自是不朽哉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夫尊親者豈必其身親見之也舒公色小解顧謂世貞其有以張大天子之寵靈退而從吴人之能詩

歌者歌之而叙其首

馮母張太夫人節壽詩序

故茂才馮公之以張太夫人訣也實手之曰而殉我身乎毋乃殉我心徼而孰與代吾之為子若父也葢馮公訣而太夫人隕越不欲全也既而曰有成言矣為死者死則可為生者生則可吾不忍於馮氏之生者也於是馮公之父母老矣有一子令大夫孜僅三齡而其一子儆在腹太夫人出而哭於堂曰從公乎徼未亡人孰與

代而子也入而哭於室曰從公乎微未亡人孰與代而
父也甫輟哭並日夜拮据治生而盡斥其生之餘以奉
公父母即斥奉父母之餘以資大夫及所謂遺腹者咸
就外傅業文事彬彬有成矣馮公之父歿其母某獨存
老而甘大夫之養忘乎寡且獨也大夫之兄弟幼而共
義方之訓忘乎孤也葢馮公訣而太夫人之首不識寸
珥體不識縷帛三十年如一日也上隆慶之二年大夫
成進士矣而會有詔旌天下之媍而節烈者大夫上書

闕下言狀有司覆覈無異上曰俞旌其門節婦如故事大夫孫進士得吾蘇之太倉比二千石太夫人不以子貴而用節婦稱來就養業已六袠大夫謀所以觴太夫人者進之太夫人卻不御曰家不幸而使我有此名即吾觴如若父何固進之乃請以觴公母曰所不即下從公者以姑在姑幸健善匕箸是姑授我年也始一釂即以釂大夫曰所不即下從公者以若兄弟在若幸而有成立輝赫其家而聲大之是若授我年也雖然若何以

報我則又曰母以我為也天子過采若言而以旌我我何以報若精白一心而事之毋使若愧於我子州之民若赤子也為我所以撫若者而撫之毋使我憾於為若母於我足矣大夫再拜曰請受教於是州之薦紳士沐大夫澤而高太夫人風如王某輩者合詩以頌而屬世貞使序其事以竢太師

又

隆慶之二年大宗伯言進士臣孜言臣故父棄諸孫母

張年二十九臣孜僅三歲弟敏未離母腹臣祖父母在扶侍闇臣母張歃血自矢以存者故不即從地下會臣祖父亦見背獨祖母在家事旁落内乏强近之戚母張拮据晝夜食力致養以餘功授臣孜强學獲從諸生奉大對臣敏亦竊衣冠侍祖母令八十餘臣母張行六十於格應旌臣孜昧死請詔曰下御史御史下郡縣覈如狀上大宗伯言進士臣孜母張握節報夫有栢舟髡髢之介備志奉姑有禮脩引慝之孝濟義導子有孟氏遷

里之訓張於婦德三形志不五斁代夫有終宜特旌其門以示永永詔曰可下御史有司致棹楔如故事母張為節婦其明年進士為太倉守母張以節婦為太宜人太倉之大夫士咸宜太倉守仁然不以歸守而以歸太宜人壽之詩人或謂世貞即大夫士仁太宜人胡詩也曰子為詩也獨不覩夫周南乎治至於周南而極矣然而首女德者何也男化易而女化難也然則胡壽也曰子為詩也又獨不覩夫魯頌之閟宮乎魯之美僖公也

曰魯侯燕喜而繼之以壽母曰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兒齒蓋士之愛齊其家也甚於國是故廹欲得太宜人風也其愛太倉守之心也甚於太倉守身是故廹欲壽太宜人也自令而始願太宜人食益進使吾州得長有守而事之後之歌吳趨者庶幾不忝於江沱汝漢哉則太宜人果仁於守矣

寓目松楸卷序

人有生不識先墓指畢然者而示之曰此而先人藏也

則為之咨嗟涕洟而不已可以為孝子之情也因境而生者也躬而土手而樹畢葬而不能舍攀柏而號草木變色鳥獸易性可以為大孝乎之情也托境而篤者也因境而生者以間發者也發而即止者也托境而篤者猶有待也有待則猶有間也孟氏得其旨推以為終身之慕始謂之大孝而歸之舜彼其賓四門納大麓以與堯共天下安能旦旦而脩庶人之養瞽瞍殁而被袗輯瑞律度量衡時廵受計以理堯所遺之天下又安能旦

旦而脩庶人之灑掃於墓孟氏獨探其心而知其慕曰
舜固不以彼易此也竊負而逃遵海而處終身欣然樂
而忘天下欣然終其身而樂則必有戚然終其身而慕
者存也今乃得之司理龍君龍君之言曰不穀甫六歲
知書時吾父以德稱鄉長者而吾母佐之不穀出而肅
然未嘗不身教我於庭也入而闇然未嘗不身教我於
室也吾二人夫豈唯鞠育我實成我以至今日而不逮
養矣不穀又不能自固束於人主之制以有茲一官而

棄我丘壠唯是一松一楸不穀手所樹而沃者也不穀則安敢忘曰不穀之成進士也以故事從諸君游諸君游而樂所謂曲江之杏者而不穀見以為松楸而泫然也謁選得受計大郡諸折柳而餞者吾且以為松楸乎彼見以為顯然別也大郡之棠獲憩而聽兩造者不穀愀然而避棠若以為下邑之松楸也不穀則安敢忘人或謂龍君君有異政不日且入臺入臺而棲烏之柏亦且以松楸目乎而遂無致身意也自是益貴而三之槐

九之棘而龍君亦竟遂松楸而遽已乎夫君與親一也夫龍君亦安能終為親而後其君於是為龍君之門人殷都張文柱者若干人儼然而造王子曰吾日侍龍君語語未嘗不及松楸也以所見無非松楸也者昔人有不忍劬勞之一言至授詩而廢蓼莪龍君乃一日而不忍忘松楸也不忍闕之與不忍忘異乎乃所以致其哀一也王子於是推孟氏大孝之指以贈君而且語君曰龍君信以松楸而遽已耶且也人固楩楠豫章君矣

吳氏紀哀序

嘉靖癸丑夏中書舍人國倫上言先臣棄臣諸生時不幸母兄先後物故屬諸生方食貧行能謭薄匄貸亡所至不克備士禮以葬每一念及怛若縷割今幸蒙陛下擢臣典內制日食大官籲醞竊自愧奉職亡狀未敢以私請臣復有妻之喪荼於心志顛瞀謬盩曷任大寄願得請急理先臣及母兄墓併以妻骨歸祔臣死且不泯天子矜憐近臣俾輟直為日以往於是舍人則走諸賢

大夫及與舍人厚者得狀志銘誄辭若干篇名曰吳氏紀哀而屬世貞序之舍人楚人也甚矣楚人之善哀也蓋屈左徒為懷王治辭令被間而退傷宗國之就削而忠之不見明也憂愁牢搔而作離騷凡天地之傅聲而成色其交於耳目者一切舉而歸之於哀竟以有湛湘之役其門人宋玉唐勒輩又相與推明其旨而傷痛之托始於九辯而放乎大招招魂極矣二千年來天下固以善哀歸楚而舍人誠善哀然主上方從公車拔舍人

有辭命之寄其官視左徒而非有娟譏之士若子蘭者為之内蠹奈何娓娓訾訾不自媮而駕於長歌之哭哉舍人則不謂然以為上哀其風木而下哀其虞廖其出於天人之合而屬於衷者固非若屈氏之僅托於君臣用舍之際也吾茲無以解舍人哀苐以舍人哀無益於逝者而有可以伸逝者則莫若精白一志以娟天子篤學砥行内成其身異時上德若貤恩綸於泉夜使逝者有聞於世世世不亦休哉若夫楚人之哀而已也舍人固

楚人吾不欲舍人為楚人哀也

歎逝録序

昔劉彥度少有才秀與族兄士光齊好人謂彥度嬌嬌出塵若雲中白鶴後寢疾士光之舍竭志營療莫救而卒士光痛之作賦數百千言至感神人為破生死夫敦睦則踈者為親久要則生者不愧況乎情出同根恩深孔懷友于之戚師資是兼若淩玄旻之哀玄雨者哉蓋淩世世受文至玄旻兄弟益茂矣玄雨志不滿萬古而

僅止弱冠材足空千里而但表汗血芥拾朱紫而矜不能離青汗染竹素而名不能出閈𨳝表著雖少踰視王寂而猶天庭玉椎柯湊德幾乎中謝國香萎蔓吴材為之少屈此多士所以纒悲而難兄尤為隕血也然而陽碑陰碣齊年谷陵楚些吴歈等響金石法言存於家塾遺文播之藝林千百世而後知有才而殤若季者友而賢若伯者埋玉塵於便房空闃長慟撫金徽於靈几尚愧無文嗟來玄雨可以瞑矣彼美存者上慎旃哉是為

序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九